

宁夏地名中的方言与乡音

鲁人勇 文

宁夏地名中，有一批用字特殊或以方言读音的专名。如用于地形地貌的，有圪塹、敖包；用在居民点的，有生僻字𡿨、塄；有的用同一个字，但在宁夏南北部，却有不同的发音。现举几例。

A

敖包与圪塹

贺兰山主峰在贺兰县洪广镇西界，海拔高3556米，相对高差2400余米，是宁夏第一高峰。它有个奇特的名字：敖包圪塹。敖包，是蒙古族同胞的叫法，意为“堆子”。在广袤的草原上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聪明的牧民便在道路的岔口、通往聚落的地方，用泥土、石块垒成堆子，当路标使用。至于边界划分处，则叫“界堆”。平罗县红崖乡有个村，明清以来就是汉族和蒙古族同胞居住地的交界地带，因为有5座黄土垒筑的烽火，故名“五堆子村”。

还有，蒙古族同胞将山峰叫敖包。而宁夏平原的百姓，则把山峰、山头叫作“圪塹”。由此，产生一系列山名：贺兰山沿线，至今有10多个山峰叫“敖包”，20多个山峰叫“圪塹”。贺兰山在惠农区境内的40余公里，就有道劳苏海敖包、敖包梁、东北圪塹、峰头圪塹、桃柴圪塹等。宁夏中部的同心、中卫、海原等县，也有不少山峰、山头被叫作“圪塹”，如同心的罗山主峰，海拔2624.5米，是宁夏中部的最高峰，名叫好汉圪塹。中宁县有圪塹山、双圪塹、黑圪塹、尖子圪塹，海原县、同心县把山峰叫圪塹的更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各地也有写作“疙瘡”或“圪瘡”的，应该统一写作圪塹。

B

塄

此字用于乡镇、行政村、农村居民点。如海原县有贾塄乡，还有后王塄、浪塄等行政村。仅原州区寨科乡就有东塄、西塄、北塄3个行政村及老地名白家塄。至于用在农村居民点的，仅海原、同心两县就有数十个。

这里的“塄”字，读音不是[shǎng]，而是[tǎng]；其含义也不是土地面积计算单位，而是专指一种地形，即山间平坦之地。其面积较小，只有几平方公里。如面积再大，则称“塬”或“原”。近年来，各县把多数带“塄”字的地名更改为“塘”。这种改动并不恰当，因塘字的基本含义是面积不大的水池，完全失去了“塄”字的本义。宁夏原本也有一批带“塘”字的地名，源于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所建军塘，分布在北京—宁夏—新疆以及西安—新疆的驿道上，每30里设一塘，配军丁、驿马，以接力方式传递军事情报，昼夜不息，日驰六百里，当时把这种军事情报叫“塘报”。在清代的宁夏府，就有张政塘、在城塘、适中塘、大坝塘等30多个军塘。至今仍在使用的仅1个：中卫市沙坡头区的甘塘。南部六盘山区使用至今的，有隆德县的沙塘镇。



巍巍贺兰山。记者 李振文 摄

C

𡿨

此字的正确读音为[wā]，指山梁之下面积不大的洼地。而将𡿨下称为坡，用于行政村、农村居民点。南部山区除泾源县，其他五县区都有，以隆德县最多，现在仍然叫“𡿨”的地名，有20多个，如辽𡿨子、中梁𡿨、奚家阳𡿨、小阳𡿨、阳𡿨、白家𡿨、夏家𡿨、蒿地𡿨、大𡿨、阴𡿨等。海原县有大地𡿨、犏牛𡿨、窟窿𡿨等9个。彭阳县有王洼镇、罗洼乡，是指面积较大的洼地，与“𡿨”的含义不同。

D

堡

宁夏南北有数百个以“堡”为通名的乡镇、行政村及居民点，如北边的银川市有平吉堡、镇北堡、横城堡……多数源于明朝的军垦屯堡；南边的固原市有黄铎堡、彭堡、温堡、苏堡等地名，多数源于明、清两朝，少数源自北宋。在宁夏，地名中“堡”字的发音，都不读[bǎo]，而且在南北各有不同：其中在北部银川平原的读音为[pǔ]，在南部各地读[bǔ]。

（选自《“塞北江南”地域文化探考》）



金手媳妇

相传很早以前，同心县西山里有一户姓马的人家，养了个闺女俊美咋了（指非常美），谁都夸她是个攒劲（指能干、出色）的女儿，两条麻花辫子垂到了大腿面上，黑着俊溜得很，个子条条的，脸蛋子饱满得像个玉盘，一双大圆眼睛毛茸茸的，谁见了都喜欢。马家姑娘正是豆蔻年华，媒人快踏破了他们家的门槛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半个城里做皮毛买卖的人家的独子看上了，托了几十个媒人才说动，爬了十八个慢坡才把这个香饽饽娶到了家里。

俗话说：“富不过个三辈子，穷不过个三辈子，俊人命苦！”马家姑娘嫁到城里，享了不到两年福，因为婆家的生意栽了跟头，家里的钱不但赔了精光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老公公一气之下回了老

家，男人在家里挨不住讨债的主，跟着马帮出去挣钱去了。家里就扔下了一个莫担过光阴（指日子、生活）的年轻媳妇子和一个不会当家、病歪歪的老婆婆，以往溜须拍马的人一看他家败了，见了都躲得远远的，害怕他们去借钱。

马家的女子逼急了，就鼓起勇气对愁成一堆泥的老婆婆说：“妈！有福了要享呢，有难了要当呢！做人就得靠自己，你不要吃力（指发愁）了！有我的一双手，咱娘儿俩就饿不死！”从此，她一身素衣，给半个城街上的一家大户当厨娘，可是当仆人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一个月的月钱，除了婆婆看病抓药，剩下的也不够娘儿俩吃肚子，自己饿着不要紧，她看见老婆婆饿出一副坏嘴脸，她心里是说说不出的疼！可是有什么办法

呢！她的吃力莫人知道。

那天，她给主子家和完面，看自己手上还粘着面，心里想：就这点子面渣渣，也够给老婆婆熬点面子糊糊补给些呢！于是，她没有洗手，给管家说：“我老婆婆有病呢！先回去给喂点吃的呢！”管家也是个好说话的人，就让她快去快回！

她回到家里，把一双面手放在面盆里，洗了个干净，面盆盆的清水变成面糊糊，洗完手，她又匆匆地赶到大户家里做活计。等晚上回来，她再在面糊糊里放点杂粮，给自己的婆婆做饭，就这样，婆婆媳妇勉强维持着过了三年。

这年夏天，天气突然变了，天空中雷声大作，吼得吓人呢！妇子越听越害

怕，吓得她跑到婆婆屋里，扑在婆婆的怀里，大哭起来：“妈！这上苍是要惩罚我呢！”婆婆也吓得忙问为什么。媳妇子就原原本本地把她怎样和面、怎样洗手的过程告诉了自己的婆婆。婆婆抱住她说：“我可怜的老个（孩子），为难你哩！莫怕！来，把手伸到窗子外面。”媳妇子一听：“哎——我自己做了，我自己承担。”她闭上眼睛，颤颤抖抖地把手伸出了窗户。这时，外面“咯喳喳”地吼了一声雷，响过之后，天气突然就变晴了！她这时把手缩进来，她们娘儿俩惊呆了，媳妇的手变成了一双金手。而且，一双手从手腕子到胳膊肘都套上了金镯子！娘儿俩搂在一起，流出了高兴的泪水……

选自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故事·宁夏卷》